

從
中
部
地
區

857.7

356.6-9



3 0538 6817 4



萬眾一心
共赴國難

新華書店

北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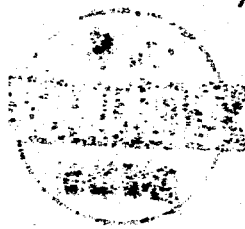
北華



#815
54
121

從苦難中爬出來的

一個瘡疤一跟淚



857.T
366.6-9

從苦難中爬出來

許付三翻身故事

一、一個瘡疤一眼淚

「從小去放羊，挨餓又挨揍，十二去放羊，二十吃公糧。」

這是許付三自己過年的時候編的一個歌。他是林縣田家井行政村申家窪的，祖父父親都是個老實人，從小沒拿過人家一根柴火刺，光知道成天家在地裡受，腰彎得屁股比腦袋高，可是結果落了個「筋都溜光蛋」（窮光蛋）。父親時住的二畝地也被人家搶光了，祖父時還有一頭毛驢，以後被惡霸徐官拴偷去了！祖父去給他要，他用毒藥把祖父毒死了。父親一輩子給人家住溝放羊，許付三四歲，父親砍柴把標際蓋砍斷了，東家說他沒用了，就把他卡了，父親就只好去要飯，他七歲時，父親餓死了。母親給人家掌子一輩子鍋，年老了沒用了，也只好抱着他的小兄弟去要飯，他十五歲時，也餓死了。大哥倒還年青力壯有用，就也走着父親的道路，給人家住溝放羊。

人家別人一坐下就有宅子地，許付三一生下就有一根打狗棍，解開他的衣袋，滿身都是



108241

瘡疤，每一個瘡疤，他都是流過一服淚的，每一個瘡疤，他都是咬過一回牙發過一回恨的，他死過幾個死，他能長成現在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，誰不說他是捨了個命呢？

二、要飯難

許付三長的和狗一般高了，就去要飯，晚上睡在廟裡或屠下，不管冷天熱天，都是一身爛了花的單衣裳；冬天凍的渾身發青，滿身淨是一滾一滾水的瘡，但是他並不覺得冷，越不想燒烤火，一烤就會像孔針似的狠疼哩！

他拉着棍子，「敲出」(縮)着趕往人家口上一靠，就喊大爺大奶奶，可是窮人沒剩飯，富的不可憐窮人，誰打發他呢？一天壯裡喝不了兩碗稀湯，身上倒要來了不少狗咬棒打。

一天跑到許保長家去要飯人家孩說：「你上這要，誰給你預備着哩？叫狗咬死你吧！出出(喊狗聲)！一隻牛犢子般大的狗呼的跑來了，像老虎撲小雞似的一下把他撲倒在地，上，一嘴咬破了他的腿，二嘴咬破了他的肩，三嘴咬斷了他的大母指，他在地地上亂滾，疼的娘呀爹的掙掙的叫，可是那孩却在旁邊喊：「咬！咬！咬！咬！」旁邊的人實在看不過了，就把狗攆跑了，那孩到這事很高興，就說：「誰叫你攆哩？我就是打算把他咬死哩！」許付三爬起来捂着咬斷的大母指直哭，那孩說：「誰叫你來攆家要哩？你還哭哩，咬不死也要打死你狗日的！說罷就又拿着山楂粗的棍子打了他五棍，他的身上起了五道「布領子」(紅血印)，他只好嚇的爬着走了，這天是下雪天，他一邊爬一邊哭一邊氣，心想：「日你娘呀！我大了非報缺(毀)你一頓不行！」爬了一里地，他疼的再也爬不動了，恰好一個人走過來，他叫給他拿了個信，一會爹來了，爹一見他渾身血糊淋拉的，就哭了，抱着他光說：「

我的孩啦！活不了啦！L過了三天，爹見了許保長，說：「你孩真把俺孩不當人了，去要飯吧，不給就算了，幹嗎還叫狗咬？把俺孩打成這樣！許保長一聽大怒說：「嘴！我不找你的岔，你還找我的岔哩？對！咱算了吧，你家大孩放牛，把我的柏樹啃了一口，這棵柏樹別看小，長大了得值好幾萬哩，你賠我三百棵柏樹吧！L爹一聽氣的了不得，這不是明說人嗎？叫誰說牛吃柏樹不吃？可是爹卻又後悔得了不得，孩叫人打了，就吃個唾沫虧吧，說人家幹啥？看，惹下禍了不？爹就赶快賠不是，結果被說了四塊錢。

從此後，許付三嚇得再不敢要飯了，心想幹啥也比要飯強。

三、放牛受折磨

七歲上他給李東家放牛，說好一年給一塊錢工錢。

這天東家叫他用大桶提水，可是他又小又瘦，還沒個桶沉，這怎能提上水來呢？東家的孩子李麻子却說他：「你吃的不少，連這點活也做不動，不打不成材！L就把他吊在小桑樹上，用桑條抽他，他要着哀求說：「你后（別）打我了，你叫我怎！我就怎！L李麻子說：「我不打你，你嚇叫我一百多三百布！L他只好叫，一不叫就打，但李麻子一背過臉，他就扭着眉頭，咬着下嘴唇，輕聲的罵：「我日你娘！L他一直叫了一頭晌，才把他放下來。

他下來後，越想越沒法受這頓罪，就哄李麻子說：「你后打我了，我去給你回家弄點去。」李麻子說：「你得給我弄一小布袋！L於是他跑回家裡，這時爹已餓死了，地裏耷耷耷耷去給東家說，叫東家后打他，他哭，娘更哭的痛，可是却搖頭說：「我不去，咱人窮就沒理了，說也不頂事，你回去吧，叫他打吧，你回家卷也要餓死！L他躺在炕上哭了一

陣子，只好回去了；因為他沒梨樹，他又不願落個偷，所以也沒摘梨，回去李麻子一見，可氣壞了，說：「你哄我哩，我打你算了！」就擰屁股坐在他的頭上，打兩他的屁股了。許付三疼的跳着說：「你后打我了，我叫你多哩，那怕我給你磕一有頭呢！」李麻子說：「對！你給我磕一有頭吧！」許付三沒法只好給人家磕，他一磕，李麻子就卡着他的脖頸，往地下一捺，他的腦袋板碰破了，血流的嘩嘩的，許付三哭，李麻子笑，並且說：「破了？我給你治，尿止血，我給你尿到頭上吧！」於是就照着他的頭嘩嘩的尿開了，他氣的想：「我長大了，非缺死不行！」尿罷，李麻子說：「你沒摘梨來，罰你三頓不吃飯！」事後，他見了老掌櫃說：「你后叫少掌櫃打我啦。看打死我！」老掌櫃卻把眼一瞪說：「哼！打你是你不好！」

這天犁地哩，老掌櫃扶犁他牽牛，牛一歪喇丁克蹄（一響）了，老掌櫃說他不正經牽，就用馮蛋粗的鞭桿劈頭夾腦的打開了，鞭桿打斷了，就用皮鞭抽，一抽一扯一層肉，打的身上「紅刺外」的。他說他再不敢了，老掌櫃才住了手，罰他一天不吃飯，餓的他光吃生榆葉。

他和豬，是吃「小鍋飯」的，東家用團團粗糠往開水裡一拌，這就算是他吃的飯，剩下的就喂豬，他歲上後，李麻子還要往碗裡吐幾口痰，他才能吃。他再餓，可是糠又生又粗燕不下去呀！所以他至多只能吃兩碗，餓的沒法，就偷偷在村裡要口熱湯。這天他上山餓的不能動了，躺在地上，老掌櫃看見了，二句話沒說，捉着他兩個胳膊，從壇上捧下去，這個壇有兩丈多高，一下把他摔的死了；但是老掌櫃却連第二眼也沒看，自管捧着牛走了，從吃龍子飯一直到晌午他才醒過來，過來過去的人却也不少，可是沒有一個人管他。他緩過

來後，就又到牛跟前，對空掌櫃說：「我重給你放吧？」可是人家黑臉有個臉，光蹀着脚說：「滾滾滾！」他一見人家不用了，就給他要那一塊錢工錢，可是人家說：「你就不值一塊錢，我沒打死你就算好的，你還要錢哩！」

他在他家挨打受氣，他成天家光想怎樣對付東家，東家打他，他就打牛，東家不叫他吃，他就把牛赶到乾河裡，叫牛吃石頭子，為了少挨打，他說我叫我爹叫保爺給石頭嚼也行，可是心裡却想：「我長大了，非狠缺你不行！」所以他成天家盼着長。

以後他又放了兩年牛，但是天下東家一殺狠，到處是挨打受氣，他想我再不放牛了，幹啥也比放牛強。

四 放羊的比羊還可憐

以後他給另一個李東家放羊，說好一年一百七十元。

提起放羊，真是「七十二行，除了趕腳不放羊」，放羊就沒個陰晴天，下刀子也得去外邊，整天家在山上一「喚」，「東坡上，西坡上，凍了左臉凍右臉」，下雨了，雨水沖了羊，人家「趕地餉往回走，放羊的往山頭上走」，一淋一身水；十天八天不得乾。

論吃穿，東家吃粉飯，他喝滾湯，還不叫他，說放羊睡圓着力氣，上山不給帶乾糧，也不給送飯，喝口水，跟羊一樣要壓着喝，他「梧蹬」一幹一年，廟不上穿，沒整牙，他就檢人家的破鞋，自己拿麥補鞋，縫個窮對付。

他最怕狼，太山上狼直個氣，黑皮狼直個吼，他害怕，可是有誰答理他呢？狼來了，他不能跑，要護羊，晚上不能好好睡，要着狼；一天晚上他在羊棚上邊睡，忽然來了兩隻狼，

鑽進棚裡，吃了七隻羊，格吱格吱的連皮都吃，嚇的他連氣都不敢出。東家遠罵他不辦事，為了嚇唬，以後他學會了吹橫笛和拉鑼子。

一次，隻羊撞了邪氣病（霍亂）死了，東家嫌打魚打壞了；下工時，東家扣了他的全部工錢，他氣的說：「你不給我工錢，我給你打官司去！」可是東家相說：「你去打官司？我一耳把子抽死你！」他氣的真想和他打一架，可是他仰起臉來看東家，他還沒有人家大氣哩，所以他只好嚥下這口氣；又把「大爺」叫了好幾百，東家才賞給了他十塊錢；回家的路上，他捏着這十塊錢，一邊走一邊哭！

從此後，他覺得本地人受的傷，「到外邊大概好點吧？」他決心要離開家。

五、外邊還是不能活

十三歲時的一天，他一個人要着飯去到高平找他大爺。

這天他去到一個煤窑裡，見人家吃來飯，他想走到那裡不是好吃飯哪！就說道：「我給你留小工要不要？」三頭看了看他，說：「要！」他喜的沒法，心想到底還是外邊人好。

可是他想錯了，他一天家給人家拉煤，還不叫他吃飯；也不給工錢，說他是要飯的，要他就算不錯，人家動不動就說不要了，工頭成天家罵他：「啥也不會做，光會吃！」平常打他。一次，他拉煤沒拉好，煤塊把他砸在下邊，他疼的直爬不出來，工頭也看見了，把他打了兩鐵針，並且說啥也不要他了。

他哭着走出來，心想還是找大爺去吧，可是去到大爺那裡一看，大爺並沒發了財，也是窮得沒辦法，許付三後悔了，出來幹嗎呢？還不都是受窮嗎！

六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——八路軍

這天有三個人走路的八路軍，晚上宿在大爺廟住，這三個兵問他多大了，是那裡的？還真跟他鬧着玩，許付三心想：『兵不是好打人的嗎？怎麼這老兵這麼好？一會人家吃蒸饅頭，許付三跟他們玩的也不差害怕。』就給巴巴的說：『能叫俺吃個吧？』那個兵笑着說：『能！這是一家人。』『噢！手牽給他兩個大白饅頭。』

臨睡覺時，大家越玩越熱鬧，兵們說他：『真鬼！』一個兵忽然問他說：『小鬼！你看着咱這隊伍好不好？』他說：『可好，咱真頭一回見這麼好的隊伍！』那個兵說：『你願當咱這兵不？』許付三喜的瞪着小白臉說：『你們要嗎？』那個兵說：『要，不是隨便要誰？』他說：『對！咱可說啥算啥，誰要不要了誰是王八！』兵們拍着手哈哈笑着說：『對！對！』

這一夜，許付三喜的不斷跳起騰袋來，看看窗子亮了沒有，第二天他便跟着這三個兵走了。

他到了連裡，蘇連長叫他去連部裡當小鬼，開始時，他幹點啥也是『古々出々』的，小心心的怕這怕那的有响聲，可是過了幾天，他覺得全連的人都是好的和那三個兵一樣，於是許付三就舒展開了，不是唱就是跳，不是跳就是裂着嘴傻笑，他再不怕人家不要了。

同志們待他可好哩，你不給他要，他還要給你耍哩！他對班長，大家不是歡迎他唱歌。就是故意逗個字惹他；在操場上，大家打球最好耍他，還好抱他舉他，卡他的脖子怪病；連上的同志們，是把他當小兄弟看待的。

蘇連長呢？請他真比爹娘還親，連長負個花生哈的，還叫他吃，他不在屋，也送給他留一點，他頭一次去連上吃蒸饅頭，蘇連長問他「在家吃過饅頭沒有？」他說：「沒吃過！」蘇連長笑着說：「你沒吃過，這回可管你一頓！不行你就一手拿兩個吃！」蘇連長天天教他認字，他學會一個字，蘇連長就高興得不行，大聲的笑着說：「你好！好！學好了，我這個連長讓你當！」蘇連長常勸員他不要想家，說早晚要到你家那去，你家誰吃，誰家近了，可以給你家送些糧食去，可是他頂不服氣這個話，說：「這就是家嗎，我憑啥家哩？」一次打仗時，連長怕他累，遂給他攏着乾糧乾，槍一响，他害怕得光爬在地上不敢抬頭，蘇連長罵說：「你別怕了，我給你唱個歌吧！」可是他還怕，蘇連長就問他：「你敢打槍不？」他說不敢，蘇連長就把他領到一個山崗上，先打了一槍，叫他打，他說他怕，坐口蘇連長說：「不怕！」就給他頂上子彈，用手托着他，他這才抖抖的用手去接，一撲槍响了，一點事也沒有，從此他就敢打槍了，又因為輾轉聽慣了，所以打仗他也不害怕了。

許付三說：「我一當八路軍，就算解放了，因為我也有個家了，有人給我生了，沒人打及人罵了，吃的能穿的暖，有被子蓋，冬天有棉衣穿了。」

他剛當了十個月兵，這天黑下行軍，一下牲口把他擠到一個乾井裡，他的腿碰破了，連長趕快叫人把他擡上來，又把他抱到牲口上說：「小鬼！不要緊，別哭！」可是從小愛哭的他，這回並沒哭，他想：「這算啥！這又不是誰欺侮咱！」所以他只是緊緊的咬着牙。

到了宿營地，連長親自給他擦藥水，並且說：「我沒照顧好你，把你擡着了，上點藥，幾天就好了，別想家！」以後因為環境的感，那暗崗平遠是海島區，蘇連長怕把他丟了，就叫四個同志，用竊雞抬到他大爺家。蘇連長對他說：「病好了就趕快回來！」並且給他

留下了二百一十斤小米和白面，六斤鹽一斤海帶，還有四百塊錢，許付三很不好意思要，他想：「我有啥功呢？給留下這麼多東西！」

七 剛解放又跌進火坑

在大爺家，他急着叫着好，可是着偏不好，待了兩個月，瘡還沒完全好，他就拄着棍子，一拐一拐的去我隊伍，找了七天，沒找見半個影，向誰夕都說沒見，他急的直哭，他想：「剛找到個家，又沒了，以後再沒人叫小鬼了，」第八天上，碰見一夥五十三軍，老兵向他問是幹啥的，他說是要飯的，向他為啥裡面套着八路軍的軍衣？他說：「誰知道呢？一個老兵給俺的！」人家就把他綁了起來，帶到連部裡，問他是不是八路軍的探子？他說：「一個窮要飯的，怎麼當人家的探子？」人家打了他兩耳把子踢了他兩腳，他說：「你炮（打死）了我，我也不是探子！」他這時想起蘇連長對他說的話：「見了中央軍，打死你你也別說是八路軍，你一說就沒命！」他想：「那天攻俺的，不就是你伯來！等我出去了，我到蘇連長，我非領着隊伍來，把你伯缺了不可！」審了半天，他死也不承認，他們沒法，也就算了，半夜裡，他偷亂了。

他跑回大爺家，又叫叔伯哥找了兩天，結果聽人說：「隊伍早走遠了。」他哭了好一會，心想在這裡不也是受罪呀！所以第二天他就回家了，走了一路他哭了一路。

到了家，娘向他怎麼回來了？他說着說着又哭了。娘見他個子也長了，人也胖了，就對別人說：「俺孫當了八路軍，人家給養大了，也懂得人事了。」

他回來後，窮人說他懂得人事了，好人說他學壞了。

惡霸許官長見他懂得人事了，怕他報仇死他祖父的仇，就報告四十里說：「許付三雷八路軍回來了，搗回了一根糖！」於是四十里軍法處，就把他綁到小店卷向他。

過了三次堂，人家用槓子壓他用麻鞭打他，打到他渾身發腫，血殷殷的，腿膝壓破了，並且還說：「你不說，就廢斃你！」但是他記住了蘇連長的話，就是不承認，他只是咬緊着牙，壓他打他，他也覺不着怎麼疼，只是手指光發涼，涼涼的，一會就冷也不知道了，於是人家就用冷水把他噴過來。

以後軍法處把他押在監獄裡，這是夏天，兩間屋裡押着七十多個人，白天光叫着，晚上光叫躺着，說：「躺一躺（白天），兩鋼槍，站一站，五十板。」晚上躺不下，就時他倆底下躺一層，上層再人疊人躺一層，晚上不叫出去解手，只好尿在褲子裡或鞋裡，白天再把褲子涼乾，晚上再尿；要想出去尿，得「賣尿」，「尿一遍，五塊錢。」看監的，叫他們是「羊狗」，因為人家想了一個好「外快」，在地上撒了一層麥糠土，叫他們給踏成糞，隔十來天，麥糠土派的黑糊糊的了，就出「圈」再墊一層。監裡平均每天都要死一個人，但是人家非隔一天才抬，說不臭不抬，因此監裡臭的蒼蠅直哄哄，打也打不散，「犯人們只好用手捂着嘴喘氣。吃飯，每頓四個人兩碗飯，飯碗多時也不叫洗；沒水喝，渴的沒法了，就叫看監的「官長」或「大爺」，人家高興時，才給端點洗鍋水或冷水來喝。

他好哭，但他在監裡沒哭過一回，他只是想：「我沒投降，以後蘇連長見了我，不知多高興哩！」

押了他有一個月，他報借了一百塊錢，才把他買出來。

他出來時，簡直成了小惡鬼了，瘦的像用麻桿綁成的餛飩，渾身上下貼着一層黑炭泥，眼

呢，說着着了地，就是看不見路，說着不着地，也看見到處是白花花的，他只覺得咕咕的麻
過飛機，他回家，往西走，可是却往東走了，三十里路，他走了兩天才到家。

八、要想不喝湯，只有來反抗！

他回家後，就又重新學起了羊鞭，給人家牧羊，一直到十九歲。

他在八路軍裡當了一陣子小鬼，他的個子長大了，他的反抗性也長大了，他說：你越欺
人家越欺侮你，你越反抗，他越不敢怎麼着你了。

這年，他給張東家牧羊，東家光叫他喝糠湯，他上山后，東家晌午就偷着做油餅麵茶吃
，他心想說：「對！你吃麵茶，我就吃羊肉！」於是他就拾了半塊鍋，在山上殺了一隻羊，吃
起炒羊肉來，晚上回去時，東家坐在一邊喝開水，許付三却在一邊黑糊着臉，東家以為他不
願喝糠湯，就說：「不都是個人哪？你不吃糠吃啥？你看我光喝開水！」他却撇着嘴冷笑着說
：「我呀？我連開水也不喝，光吃羊肉！」東家一聽，出去數了數羊，回來任哈沒說，第二
天清早，糠湯裡也下上点米了。泡着了，羊肉不能吃了，東家就又光叫他喝糠湯了，他說：
「對！咱就別一別！」快晌午時，他就把羊一圈，悄悄回到家裡戶外躲着，麵茶做好了，他
進去撒鍋底飯，東家不叫他飯，他起碗一頓，用手指着東家說：「你不用待，真得要起來，
你差的多了！」東家怕他斃羊，這才叫他吃開了。但是沒過幾天，東家說：「沒吃的，你去吧
！」他說：「你想不用就不用了，我要不叫四十里米把你的地全拖了，那才怪哩！」東家這
才吓的不敢不用他了，並且以後再不敢叫他光喝糠湯了。

但是他的工錢，還是一百多元，弄不上牙，更養不了娘，十五歲時，娘餓死了。從此世

界上再沒有一個比他極快的人了。

九 翻身

去年四月裡，老日子米「掃蕩」了，四十里投降了，八路軍到了西山。

這天，許付三正在山上放羊，被老日子把他捉住了，他又是作揖又是磕頭，裝着怪可憐的勁頭，可是他心裡想：「非缺你一下不行！」於是老日子就叫他當苦力，揹着十三條手槍子彈，一件大衣，四筒罐頭，四盒餅乾，並且叫他往陵川領路，他心裡暗喜道：「對！西山上有一路軍，非叫他打你一個遊蕩不可！」於是他就往小山路領路了，老日子走幾步，捧一腳，一頓，到一個懸崖間，下邊是道老乾河，上邊是條九龍人走牲口不能走的小路，老日子正鬧着說：「不能走的！」忽然敵人后邊部隊走火了；槍一响，前邊的老日子以為中了八路軍的埋伏，就亂起來。嘩！一匹浮馬和一個老日子，從懸崖上掉下去摔死了，許付三地理熟，趁亂跑了，跑到一個山頂上，躲在一個煙窟窿裡，他坐在大衣上，吃着餅乾罐頭，看見老日子亂糟糟的，在山裡轉了一天，就是出不去，他樂的直想笑出聲來，他說：「我頂數這一天高興了！」

這天，有兩個兵從旁邊走過來，許付三看他，他看許付三，看了半天，許付三說：「你不是陳班長！」那個兵盯着他說：「是呀！你怎麼認的我？」他說：「你忘了？你們打球光耍我，可刻薄哩！」旁邊那個兵說：「嗨！這不是以前咱連部那個小鬼呀！」於是三個人坐在一塊子笑又吵鬧了一頓，他向：「蘇連長呢？」說「調走了，升成營長了！」陳班長向他這陣子幹啥哩？他說着說着又哭了，最後說：「這可有咱窮放羊的時光了，可熬出來了！我

「你們走吧。」陳班長說：「別忙！你先到家裡給辦點公事，聽說四十章在這裡積存着很多糖，你知道那裡存有的？」他說：「這個呀，我知道的可多哩，我早就留這個神，光給咱八路軍看看哩！」

第二天，他領着幾個八路軍，向譚蛟冬出發，譚蛟冬住着一個投降了的四十單的副官和一個護兵，他原是派回來化糖的，他帶着一把盆子一把八音子，還帶着一挺機槍，八支步槍。他們一到，許付三先進了副官的屋，他端正聽午覺哩，他偷的把盆子槍擱下來了，他剛出門之際班長喜的給他敬了個禮，其他同志也樂的想笑，可是他卻不聲不響說：「后（別）忘，」於是大夥一下擁進去了，連人帶槍擱弄到了，他幫着軍隊弄了半個多月投降了的四章軍械的寶財，光那一回，就捉了三十五顆手榴彈，二十多箱銅炮子彈，七百多身大衣，以這他又把自己得的老百姓的十三排手榴彈，一件大衣，和自己在山坡上拾的二百九十三排手榴彈，完全交給了縣政府，政府獎給他水，他不要。

然後他病了半個多月，陳班長那部隊打仗去了，好久沒回，於是他就動到臨淇區密留了偵察員，他教給敵人送乾草送米，給敵人支差，想盡了辦法來探聽消息，有幾次還探出獲，連愛河們埋伏，就是他探來的消息。給敵人支差，眼死的人，成天象幹連要挨打，他支差眼活，成天象偷站着，敵人剛要扭臉他就裝着幹的怪兇的，因此，他落了個「好苦力」。那夜他裝給敵人送給食，送去二十斤米，他在半路上往米裡尿了一泡，到了后，敵人說米裡摻了水了，不要，他說：「誰知保長怎願的，咱這樣辦吧？」二十斤米算十八斤吧，米再濕也來會脫三斤幹！」敵人喜的沒法，說他是「大天良民」。可是以後時間長了，敵人也懷疑起他來，這天他提着瓶子攪着籃子去了，一個胡楊隊向他來幹啥哩？他說俺太爺發長哩，走不可。

点東西，可是那個胡擲隊一口咬定他是八路軍的樣子，把他吊在樹上，打了個半死，可是你打多少棍，他总是不那句話：「我是茶店放牛的！」因為他在臨淇鎮上為人好，所以一今有許多人來保他，他這才被放了，就在這天晚上，胡擲隊出發，被咱打了埋伏，那個胡擲隊被咱捉住了。他把那個胡擲隊，也吊起來打了一頓：「因為打停擲，以後他愛到批評。」並且說：「你狗日的瞎眼了，誰說我不是八路軍？我就是正牌的八路軍！」

十 擁護老許

他工作很好，但有個發怒事，他說：「我解放了，俺村老百姓還沒解放哩！」那時田家井村特務惡霸申德甫，組織了一個壓迫窮人的會，他恨的沒法，就趁着回家照看的机会，組織了一夥子弟人，暗中組織了一個新農會。

今年臘月裡，村裡把他請回來鬧鬥爭，他在回村的路上，可高興哩，心想：「日他娘呀！可報仇吧！」他剛一到村，一堆窮人擁來了，第二天馬上就把惡霸許官控鬥了一次，他們鬧鬥爭會，也沒規矩也沒主席，就是讓把許官控往當中間一推，大家就鬥開了。他上山十幾天的功夫，大小鬥爭了，八個窮人，田家井的天晴了。因此他被選為田家井村農會主席，區農會還聘他當常委。

他當農會主席，死死的記着了這麼一句話：「站在窮人立場上。」他說：「我知道我是幹啥的。」他在村裡從沒自己單另做過飯，老百姓吃糠他也吃糠，老百姓喝湯他也喝湯，他說：「人家叫咱吃一樣飯，是把咱當成了一家子人，咱要是單另做飯，就和老百姓分了家了，咱也就沒啥用了。」他發動群眾，是隨着群眾的勁來，群眾向上起，他就起在頭裡，單不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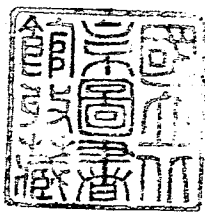
不接，他說：「今光同處不是公道，毛澤東自忘說：水着了，就不能潑水了。」

他問爭家堅決，誰收買收買是收買石頭人子，袁東家退租時，他領着一夥子佃戶去給他算賬，一到家，袁東家滿臉是笑的說：「許去廂米了，快坐！抽煙！」又對家人說：「咱那個缸裡還有點麵哩！快去做點麵條！」許付三說：「對，多做點，咱這放羊的，吃的多，好飯，淋着乾了！賬算好了，麵條也端來了，他却走到院裡，佃戶們說：「你們不是沒吃過麵條？快來吃吧，多的哩！」佃戶們樂的吃起米，他却站在一邊，連口湯也不喝；袁東家氣得光容一邊罵着佃戶，直個來回轉，一會：他把許付三拉在一邊說：「你看咱都是鄰居背舍的，就不能少退點呀！我給你三百二百吧！」許付三說：「那不行，你少了還不給三千？」袁東家把嘴一撇說：「我要是給你三千，不限全退一樣呀？」許付三說：「那誰叫你給我錢哩！你少搗鬼，錢錢權權退快怎樣退！」又一次，他到貪污了的張團長家去算賬，張團長也是說：「快趕麵去，湊巧，今（天）剛從合潤割了點羊肉米，炒点菜。」他說：「對！一會麵條羊肉端來了，他站起來說：「走哩！」張團長急的說：「給你做好了，你不吃，撒樣賴哩！」他用手指着自己喉嚨說：「不是撒賴，是俺這吃粗糧的喉嚨，嚥不下麵條！」張團長說：「你不會吃些肉！」他說：「俺這放羊的，就不能聞羊腥味，再說，咱從小沒吃過羊肉，不知怎個吃法！」

這天，開開開多會，大家在一起鬧扯，工作員說：「你看咱村翻身了，人家付三出力不小，是功臣哩，咱怕給他安安家吧。咱村公地也不少，他家裡現在三口人，往前他還不娶個媳婦，分給他五畝吧。」他着急着說：「可不要！」但農會付主席接過來說：「他不要五畝

村裏有三畝頂好的公地，分給他吧！」他却說：「不行！二畝吧！俺哥給人家住漢的，工資也增加了，解放了，我也，吃公糧哩，解放了；俺兄弟在家，分給他二畝地，也就解放了！」農會付主席說：「不管怎樣，你的地不歸種呀？多分個畝兒八分的怕啥？」他說：「地不歸種，我不會種瓦，我只怕多分了，叫人家說咱幹部自吃（私）自剝哩！大家都受窮，叫我一個人吃好飯，我也吃不下，大夥都翻白眼，還丟下我了！」他這一陣話，說得大家光是舌頭說：「對！」忽然乳法當像想起了件大事似的說：「說正經的，我給你介紹個大闺女吧，才十八！」他却扯臉一紅，一連串說了好幾個「不！」但他也沒說別的反對的話。

許付三，今年才二十歲，看外表吧，瘦々的，小個子，黑々的，白眼皮一翻一翻的，他的胳膊裏裝着一甩一甩的，像拍石頭打羊，這不是個放羊的呀！可是他的工作却使老百姓們說：「梅護老許！」



1950年 8月 14日
2, 1, 0 报 记 号

